

生活 本来有趣



现代白话文学大家

老舍 | 朱自清 | 郁达夫 | 林徽因 | 等

唯美散文传世经典

王萌

主编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生活本来有趣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活本来有趣 / 王萌主编. --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7

ISBN 978-7-5594-2216-3

I. ①生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 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18)第 121540号

书 名 生活本来有趣

编 者 王 萌

策划编辑 李 根

责任编辑 袁 媛 姚 丽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毫米 1/32

印 张 8

字 数 160千字

版 次 2018年 7月第 1版 2018年 7月第 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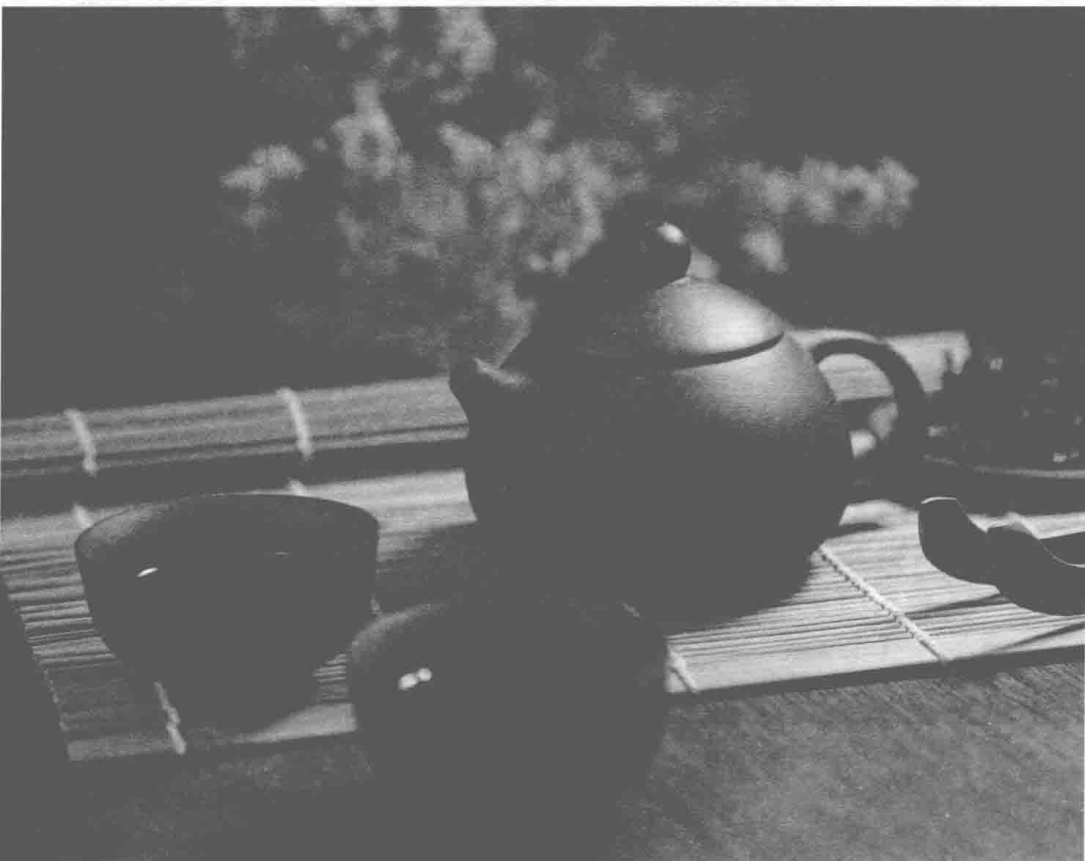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216-3

定 价 45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超山的梅花，向来是开在立春前后的：梅干极粗极大，枝叉离披四散，五步一丛，十步一坂，每个默林，总有千株内外，一株的花朵，又有万颗左右；故而开的时候，香气远传到十里之外的临平山麓，登高而远望下来，自然自成一个雪海。



闽茶半出武夷，就是不是武夷之产，也往往借这名山为号召。铁罗汉，铁观音的两种，为茶中柳下惠，非红非绿，略带赭色；酒醉之后，喝它三杯两盏，头脑倒真能清醒一下。其他若龙团玉乳，大约名目总也不少，我不恋茶娇，终是俗客，深恐品评失当，贻笑大方，在这里只好轻轻放过。



这是一个秋季的薄阴的天气。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；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。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响了。那瀑布从上面冲下，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绺；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。



钱在我手里，也不怎么，不会生根。我并不胡花，可是钱老出去得很快。据相面的说，我的缝指太宽，不易存财；到如今我还没法打倒这个讲章。在德法意等国跑了一圈，心里很舒服了，因为钱已花光。

目录

第一辑 // 家是心中的港湾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生日 | 老舍 / 003 |
| 我的理想家庭 | 老舍 / 006 |
| 文艺副产品——孩子们的事情 | 老舍 / 010 |
| 家书一封 | 老舍 / 017 |
| 可喜的寂寞 | 老舍 / 019 |
| 还乡记 | 郁达夫 / 022 |
| 失眠之夜 | 萧红 / 047 |
| 背影 | 朱自清 / 051 |
| 儿女 | 朱自清 / 054 |
| 冬天 | 朱自清 / 062 |

第二辑 // 品味生活百态

-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落花生 | 老舍 / 067 |
| 北京的春节 | 老舍 / 070 |
| 途中 | 梁遇春 / 076 |
| 山西通信 | 林徽因 / 084 |
| 窗子以外 | 林徽因 / 087 |
| 新年的故事 | 朱自清 / 096 |
| 初冬 | 萧红 / 102 |
| 中秋节 | 萧红 / 106 |
| 雪天 | 萧红 / 109 |
| 饮食男女在福州 | 郁达夫 / 112 |

第三辑 // 生活本来有趣

- | | |
|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狗·猫·鼠 | 鲁迅 / 123 |
| 五猖会 | 鲁迅 / 132 |
| 巴黎的书摊 | 戴望舒 / 137 |
| 香港的旧书市 | 戴望舒 / 144 |
| 记马德里的书市 | 戴望舒 / 149 |
| 当幽默变成油抹 | 老舍 / 154 |
| 观画记 | 老舍 / 159 |
| 假若我有那么一箱子画 | 老舍 / 164 |
| 说舞 | 闻一多 / 168 |
| 论麻雀及扑克 | 梁遇春 / 176 |

第四辑 // 觅南北之景,看四时花开

- 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旅行 | 老舍 / 183 |
| 南游杂感 | 老舍 / 188 |
| 趵突泉的欣赏 | 老舍 / 193 |
| 还想着它 | 老舍 / 196 |
| 青岛 | 闻一多 / 205 |
| 花坞 | 郁达夫 / 208 |
| 超山的梅花 | 郁达夫 / 212 |
| 南行杂记 | 郁达夫 / 218 |
|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| 朱自清 / 230 |
| 温州的踪迹 | 朱自清 / 240 |

第一辑

//

家是心中的港湾



说起冬天，忽然想到豆腐。是一“小洋锅”（铝锅）白煮豆腐，热腾腾的。水滚着，像好些鱼眼睛，一小块一小块豆腐养在里面，嫩而滑，仿佛反穿的白狐大衣。锅在“洋炉子”（煤油不打气炉）上，和炉子都熏得乌黑乌黑，越显出豆腐的白。

生日

//

老舍

常住在北方，每年年尾祭灶王的糖瓜一上市，朋友们就想到我的生日。即使我自己想马虎一下，他们也会兴高采烈地送些酒来：“一年一次的事呀，大家喝几杯！”祭灶的爆竹声响，也就借来作为对个人又增长一岁的庆祝。

今年可不同了：连自幼同学而现在住在重庆的朋友们，也忘记了这回事，因为街上看不到糖瓜呀。我自己呢，当然不愿为这点小事去宣传一番；桌上虽有海戈兄前两天送来的一瓶家酿橘酒，也不肯独酌。这不是吃酒的时候！

从早晨一睁眼，我就盘算：今天绝不吃酒。可是，应当休息一天：这几天虽然没能写出什么文章来，但乱七八糟的事也使身体觉出相当地疲累。一年一次的事呀，还不休息休息？

休息吗？几乎没这个习惯。手一闲起来，就五鸡六兽地难过。于是，先写封家信吧；用不着推敲字句，而又不致手不摸

笔，办法甚妥。

家信非常地难写，多少多少的心腹话，要说给最亲爱的人；可是，暴敌到处检查信件；书信稍长一些，即使挑不出毛病，也有被焚化了的危险——鬼子多疑，又不肯多破费工夫；烧了省事。好吧，写短一些吧。短，有什么写头儿呢？我搁下了笔。想起妻与儿女，想起沦陷区域的惨状……又拿起笔来，赶快又放下，我能直道出抗战必胜的实情，去安慰家人吗？啊，国还未亡，已没了写信的自由！真猜不透那些以屈服为和平的人们长着怎样一副心肝！

由这个就想到接出家眷的问题。朋友们善意的相劝，已非一次：把她们接来吧！可是，路费从何而来呢？是的，才几百块钱的事罢咧，还至于……哼，几百块钱就足以要了一个穷写家的命！

“难道你就没有版税？”友人们惊异地问。

没有。商务的是交由文学社转发，文学社在哪儿？谁负责？不知道。良友的书早已被抢一空。开明有通知，暂停版税，容日补发。人间书屋刚移到广州，而广州弃守，书籍丢个干净……从前年七七到现在，只收到生活的十块来钱！

没钱办不了事，而钱又极难与作家结缘，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许多人总以为作家可羡慕。

家信不写也罢。

噢，也许作家的清贫值得羡慕。可是，我并没看见有谁因羡慕清贫而少吃一次冠生园！

家信既不写，又不能空过这一天，好，还是写文章吧。这穷人的生日，只好在纸墨中过了吧。

写了几句，心中太乱。家，国，文艺，穷，病，……没法使思想集中。求稿子的人惯说：“好歹给凑凑，哪怕是一两千字呢！好吧，明天下午来取！”仿佛作家不准有感情与心事，而只须一动开关，像电灯似的，就笔下生辉？

明天还有许多事呢：一个讲演，一家朋友结婚，约友人谈鼓词的写法，还要去看一位朋友……那么，今天还是非写出一点来不可；明天终日不得空闲。

我知道，这该到头疼的时候了。果然，头从脑子那溜儿起了一道热纹，大概比电灯里的细丝还细上多少倍。然后，脑中空了一块，而太阳穴上似乎要裂开些缝子。

出去转转吧？正落着毛毛雨。睡一会儿？宿舍里吵得要命。

怕笔尖干了，连连沾墨。写几个字，抹了；再写，再抹；看一会儿桌头上小儿女照片，想象着她们怎样念叨：“爸的生日，今天！”而后，再写，再抹……写家的生活里并没有诗意呀，头疼是自献的寿礼！

我的理想家庭

//

老舍

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，讲恋爱，讲革命，讲志愿，似乎天地之间，唯我独尊，简直想不到组织家庭——结婚既是爱的坟墓，家庭根本上是英雄好汉的累赘。及至过了三十，革命成功与否，事情好歹不论，反正领略够了人情世故，壮气就差点事儿了。虽然明知家庭之累，等于投胎为马为牛，可是人生总不过如此，多少也都得经验一番，既不坚持独身，结婚倒也还容易。于是发帖子请客，笑着开驶倒车，苦乐容或相抵，反正至少凑个热闹。到了四十，儿女已有二三，贫也好富也好，自己认头苦曳，对于年轻的朋友已经有好些个事儿说不到一处，而劝告他们老老实实地结婚，好早生儿养女，即是话不投缘的一例。到了这个年纪，设若还有理想，必是理想的家庭。倒退二十年，连这么一想也觉泄气。人生的矛盾可笑即在于此，年轻力壮，力求事事出轨，决不甘为火车；及至中年，心理的，

生理的，种种理的什么什么，都使他不但非做火车不可，且做货车焉。把当初与现在一比较，判若两人，足够自己笑半天的！或有例外，实不多见。

明年我就四十了，已具说理想家庭的资格：大不必吹，盖亦自嘲。

我的理想家庭要有七间小平房：一间是客厅，古玩字画全非必要，只要几张很舒服宽松的椅子，一二小桌。一间书房，书籍不少，不管什么头版与古本，而都是我所爱读的。一张书桌，桌面是中国漆的，放上热茶杯不至烫成个圆白印儿。文具不讲究，可是都很好用。桌上老有一两枝鲜花，插在小瓶里。两间卧室，我独据一间，没有臭虫，而有一张极大极软的床。在这个床上，横睡直睡都可以，不论怎睡都一躺下就舒服合适，好像陷在棉花堆里，一点也不硬碰骨头。还有一间，是预备给客人住的。此外是一间厨房，一个厕所，没有下房，因为根本不预备用仆人。家中不要电话，不要播音机，不要留声机，不要麻将牌，不要风扇，不要保险柜。缺乏的东西本来很多，不过这几项是故意不要的，有人白送给我也不要。

院子必须很大。靠墙有几株小果木树。除了一块长方的土地，平坦无草，足够打开太极拳的，其他的地方就都种着花草——没有一种珍贵费事的，只求昌茂多花。屋中至少有一只花猫，院中至少也有一两盆金鱼；小树上悬着小笼，二三绿蝈蝈随意地鸣着。

这就该说到人了。屋子不多，又不要仆人，人口自然不能

很多：一妻和一儿一女就正合适。先生管擦地板与玻璃，打扫院子，收拾花木，给鱼换水，给蝥蝥一两块绿黄瓜或几个毛豆；并管上街送信买书等事宜。太太管做饭，女儿任助手——顶好是十二三岁，不准小也不准大，老是十二三岁。儿子顶好是三岁，既会讲话，又胖胖的会淘气。母女子于做饭之外，就做点针线，看小弟弟。大件衣服拿到外边去洗，小件的随时自己涮一涮。

既然有这么多工作，自然就没有多少工夫去听戏看电影。不过在过生日的时候，全家就出去玩半天；接一位亲或友的老太太给看家。过生日什么的永远不请客受礼，亲友家送来的红白帖子，就一概扔在字纸篓里，除非那真需要帮助的，才送一些干礼去。到过节过年的时候，吃食从丰，而且可以买一通纸牌，大家打打“索儿胡”，赌铁蚕豆或花生米。

男的没有固定的职业；只是每天写点诗或小说，每千字卖上四五十元钱。女的也没事做，除了家务就读些书。儿女永不上学，由父母教给画图，唱歌，跳舞——乱蹦也算一种舞法——和文字，手工之类。等到他们长大，或者也会仗着绘画或写文章卖一点钱吃饭；不过这是后话，顶好暂且不提。

这一家子人，因为吃得简单干净，而一天到晚又不闲着，所以身体都很不坏。因为身体好，所以没有肝火，大家都不爱闹脾气。除了为小猫上房，金鱼甩子等事着急之外，谁也不急叱白脸的。

大家的相貌也都很体面，不令人望而生厌。衣服可并不讲